

# 星期天夜光杯

新民晚报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3月8日 星期日 第823期 |

| 首席编辑:吴南瑶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up@xmwb.com.cn

18

翻译家薛范，有人说他是老一辈中国人的岁月倒影，因为他用那支魔幻的笔绘回俄罗斯苍茫的乡愁，整个时代都曾吟唱他译配的动人歌曲。

薛范2岁时患小儿麻痹症，从此与拐杖、轮椅结伴。但他要争口气，于是文学成了他人生的突破口。薛范素不喜欢别人“煽情”，几年前，他在接受《新民晚报》采访时说，“请注视我，而不是我的轮椅。”

近期，薛范收到俄罗斯驻沪总领馆请求，翻译了一首硬核而霸气的歌曲《中国人民必胜》。薛范说，这是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情意。

听薛范的歌会激起民族自豪感，疫情未平的当下，与薛范云聊天，好一番海阔凭鱼跃的境界。他想成立一支专门用中文演唱世界各国名曲的合唱团，一派醉人的书生本色。

## 1 “候鸟飞翔”连接中俄人民深情厚谊

音乐是医治伤痛的良药，薛范在用他译配的歌曲搏击人生的同时，那炙热的脾性和澎湃的精神也激荡着唱歌和听歌的人。

“有位俄罗斯人写了首歌，关于中国防控新冠病毒的。请问您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帮助我们把歌曲翻译成中文吗？”上月18日上午，薛范收到俄罗斯驻沪总领馆发来的短信。

薛范说，那天上午他一直在家里整理乐谱，筹备下半年的音乐会，忽然收到了这条短信，“这首歌的名字硬核而霸气，《中国人民必胜》。原曲是作曲家布朗介尔（歌曲《喀秋莎》的作者）作于1948年的一首名曲《候鸟飞翔》。为这首重新填词的俄罗斯人叫阿·叶甫斯介菲耶夫，是俄罗斯核电建设出口公司江苏连云港代表处的工作人员。”俄罗斯驻沪总领馆还在短信中表达了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。“衷心钦佩正在抗击冠状肺炎病毒的中国朋友们的英勇气概。我们相信：由于他们的奉献、无畏，以及对祖国的忠诚，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胜利。中国加油！”

谈及此事，薛范说自己“义不容辞”，当天下浏览了内容，深深感受到了这位素不相识的俄罗斯朋友的情义。“好在我是个‘夜猫子’，连夜把歌曲译配出来。”天亮后，薛范将译稿拍了照，发给长沙的网友“瓦连金娜”，请她打成乐谱，同时又请北京的网友“船长”从网上搜寻伴奏，随后还请北京的网友“悟真园主”演唱中文歌词。没想到“悟真园主”

正在海南过冬，于是他就在异乡客地利用电脑软件录唱了这首歌，再发回给“瓦连金娜”，最后由她混音合成，编辑制作成视频，打上中俄双语字幕。

薛范和网友们共同制作的视频《中国人民必胜》，一经发布，好评如潮。薛范感慨，小小一个歌曲视频，是各地网友投入最大的热情共同突击完成的。薛范说自己翻译完了这首歌曲后，也特别激动。歌曲中的阿·叶甫斯介菲耶夫提到他的祖父当年在东北和日寇战斗，打动了薛范。“中俄两国人民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向来都是并肩战斗的，这是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深情厚谊。”薛范说。

音乐滋润我们的心灵  
致敬新晚报编友和读者  
薛范  
2020.3.3

全国各地的爱乐者一起，共同推广和传播世界各国的优秀歌曲。

“新民晚报能不能帮我呼吁一下，我想成立一个专门用中文演唱世界各国名曲的合唱团，旨在推广和传播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，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。”薛范认为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留下的歌曲



## 薛范 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

◆ 沈琦华

2

### “俄罗斯情结”就像紫丁花香

2015年，薛范登记注册了自己的“薛范音乐工作室”，不过用他的话来说，是“铁打的招牌，流水的兵”。薛范自任工作室总经理、秘书长、工作人员。协助薛范工作的是第一批俄苏文化爱好者，就像这次制作的视频《中国人民必胜》，就是由“薛范音乐工作室”出品的。工作室还将到上海的社区去，做一些有关俄罗斯歌曲的讲座。“没有人安排任务，都是我自己想做。”薛范得意地说。

有趣的是，在与薛范的交谈中，他反复强调，他的歌曲翻译工作不仅仅只是翻译俄罗斯歌曲。的确，这是大家对薛范最大的“误解”。因为在众多音乐爱乐者的心目中，“薛范”就是他们“俄罗斯情结”的代表，是俄罗斯歌曲的化身。我们经常看到，凡有薛范出现的场合，总有无数爱乐者簇拥在身边，求他签名、和他合影，争相告诉他“我们是唱着您的歌成长的”，“您的歌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”。俄罗斯政府对薛范也有很高的评价，认为是薛范是“让俄罗斯歌曲在中国大地上获得第二度生命。”薛范对俄罗斯歌曲也是情有独钟的，他告诉笔者，这类歌曲有一种淡淡的忧愁，就像淡淡的紫丁花香一样，俄苏歌曲的品位很高，里面蕴藏的人文思想非常丰富，它的歌曲中也有爱，但不是那种小情小爱，是大胸怀。

但是，请注意，在薛范翻译的2000多首外国歌曲中，俄罗斯歌曲只占了其中的一半，其余的是有近100个国家的千余首歌曲。你可能更想象不到的是，薛范还翻译过很多欧美流行歌曲，甚至摇滚乐。薛范开玩笑地说：“其实现在众多传唱的俄罗斯歌曲都不是我翻译的，反而更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通俗歌曲恰恰都是我翻译的，像《玫瑰人生》《莉莉·玛琳》《鸽子》《雪绒花》《红河谷》《卖花姑娘》等等。”很多业内人士把薛范译词，称作薛范作中文歌词，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薛范的译配和他的独特性。

3

## 成立合唱团为了“偏执”的年轻人

薛范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，歌曲译配得再多，留在纸上的还是“死”的，只有让它在人们口中传唱，它才是“活”的。这也是他当初成立工作室的初衷，他要走出书斋，与全

范说，“不过我要申明一下，这个合唱团，没有编制，没有工资，我期待热爱音乐、热爱艺术的年轻朋友们来和我共同创出一片艺术天地。”

其实，对于当下的音乐生态，薛范是有些不安的。他问，你知道俄罗斯除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和《喀秋莎》，难道就没有其他歌曲了？意大利人除了《我的太阳》，是否还唱别的？波兰人和保加利亚人、澳大利亚人、泰国人、莫桑比克人和墨西哥人他们现在又在唱什么？

“现在很多人，特别是年轻人只了解欧美、日本的流行乐，对其他国家的优秀歌曲却知之不多，在音乐上有严重的偏食和营养不良。”薛范说，“就像一个人，从小吃快餐长大，以为世界上最美味的就是汉堡和炸鸡。他拒绝去尝一尝川菜、湘菜、京菜、粤菜。过去我以为老年人容易偏执，现在看来年轻人更偏执。年轻人应该立足祖国，放眼世界。要知道，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、不可替代的艺术瑰宝，都值得我们去接触，去关注。”薛范认为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留下的歌曲



珍品相当可观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好歌更是源源不断地涌现，对于世界音乐宝库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，我们应该多接触以丰富音乐生活。

谈到这儿，薛范感慨地说，拉美、东西欧以及东南亚还有很多唯美的歌曲都值得纳入我们的视野，“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”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。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，我们要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。”